

我的科普情结——庆祝科学普及出版社建社55周年特约刊登

我的科普彷徨史

王一方



王一方 1958年出生,医学硕士,长期服务于出版部门,游走于科普与学术之间,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讲授医学人文与健康传播。科普新作有《白色巨塔——银幕上的苦难咀嚼与生命救赎》(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我的职业生涯里很长一段时间是做医学编辑(学术与科普并行),就是如今那群快乐的小松鼠的同事,套近乎的说法就是一只老一点的松鼠。不过,在我做编辑时,没有在一起交流攻坚心得、合力砸破大坚果的松鼠会组织,况且本人破坚果的业绩也不如这群机敏过人的小松鼠,因此,实在不敢在他们面前摆谱,倒是有不少的彷徨需要细述。

白胡子冒出来的人,总喜欢唠叨一点上世纪的事儿。我入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传统科普的黄金时代,我当时供职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每年推出几本不同内容的“知识台历”(有城市版、农村版),居然有三五百万的发行量。我当时参与了台历的编写,负责医学与保健主题的撰稿工作,这算是我的一次科普“外遇”(当时我的主业是编辑大部头的医学教材与学术参考书,就内容而言,算不得是科普作品)。

我们编辑室里的畅销书《家庭医学全书》一开印就是十万册,当时的社领导最发愁的不是市场,而是找纸张。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宣导型科普书开始走下坡路。于是,社里负责科普的策划部门和编辑们开始挖空心思,思考着转型和提升(后来果然开辟了科学文化出版的新领域)。“第一推动丛书”等一批新科普读物便应运而生,如今依然畅销的《时间简史》就是其中的龙头书。

我当时已经转任版权部门,负责为这些译作签约海外授权。我清楚地记得,合同承诺海外版权首印不低于5000册(在他们看来一个十几亿人的文明古国最起码应该首发5万册才合适),新华书店反馈的征订数只有300册,在新华书店包销制为主的市场环境下,这个数字实在凄惨,好在当时出版社的主政者力排众议,咬牙首印了3000册(不怕压库),才有后来的柳暗花明。

不久之后,我调任青岛出版社,也想在科学文化读物方面再试牛刀,于是与负友美国的友人聂精保博士联袂策划推出了一套“医学+思想+文采”的“柳叶刀译丛”,市场反响“仅次于一”,最多的一本是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印刷了两次,总数超过了万册大关,郁闷的是我最下功夫的一本《病患的意义》只印了2000册。

记得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力挺

这套书,《最年轻的科学》他一店就进货1000册,令我好不感动,但是,万圣的力挺依然没有扭过市场下滑的大势,相当的一部分流入他一楼的降价书柜,低价揽客。有一回路过万圣书店一楼,眼瞅架上一排绿皮的《最年轻的科学》,足有20多本,自己的“儿子”自己疼,我于是全数买下送人,才三折,不抵进价,心里暗自自责,是我“坑”了贩书的苏里老板。

后来,我又待过几家品牌出版社(偶尔还执掌过帅印),其中不乏传统科普重镇的出版社,但遇到科普选题的策划与引进,我总是耍盘桓好一阵子,然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唯恐被市场“戏弄”。

我担任中国图书商报副总编(先是主编,后来是督办《书周刊》)时,不忘旧情,常常别出心裁,以科普书作头版头条,为科普书擂鼓助威。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这类图书整体发行下滑的颓势,但是却培育了个别大红大紫的明星产品,加大了“马太效应”。

早年,《科学时报·读书周刊》连续搞了几届民间的优秀科普图书评选,我有幸名列其间,还担任过一届评选工作的主委,感叹最多的还不是好书稀缺,而是明珠投暗,市场荒唐(一流图书三

流的市场表现,而二三流图书却有一流的市场表现)。

对一位以科普为职业、为志业的人,市场的冰霜与荒唐确实令人心生彷徨,但真正把我从精神上拖入彷徨境地的还是科普的道行与使命之间的巨大落差。照字面理解,科普就是科学真理的现代布道,科普作家本应该都是一流大师,握有绝对真理的科学知识,以通俗化的形式发给大家。君不见坊间那些自负的科普达人,肆意宣称某种学说、行为是纯粹的科学,是超级真理,转眼间,某种学说和行为又被高调贬为伪科学,仿佛手中握有绝对真理的标尺,表现得自信满满,让旁人闹不明白究竟是理直气壮,还是无知无畏。

在今天,科学确实是个好东西,于是,有人把它当成金手指,发愿能点石成金,给人类带来福利满满和自豪多多,有人拿他当烛光,去照亮黑暗与愚昧的角落,有人拿他当钟声,去唤醒沉睡的灵魂,也有人拿他当尺码,去丈量世间的万事万物,还有人拿他当剑戟,去冲杀非科学的营垒……思想都有些过于工具化、力量化,很显然,他们尊崇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倡导力量型的科学)。

在我心中,科学是知识生命中的琴

别再愧对海洋

本报记者 杨新美

今年,“海洋”两个字在普通百姓那里至少火了两次,一次是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出品的《中国国家地理自然百科系列:海洋》中文版面世,一次是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长达104分钟的纪录片《海洋》在国内上映。

采用全铜版纸印刷的200多页、16开本《海洋》一书内容丰富全面,书中包含有1000余张图片,包括精美的海洋生物照片、手绘地图、计算机绘制的三维海底地图及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卫星照片等。“别小瞧这些生动直观的插图,其背后可凝聚着科学家们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者们是通过它们将深奥、专业的知识科普化,将全球海洋的真实面貌还原出来。”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营销策划总监郭颖颖说。

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副主任曲由评价说,《海洋》一书不仅丰富了自然百科系列丛书的内容,也填补了国内海洋领域科学普及方面的空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启迪更多的人。

海洋世界的入门处

“虽然国外出版的有关海洋的科普读物很多,然而这本《海洋》却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有其不可替代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郭颖颖强调说。与其他同类的书籍比较,《海洋》别具一格的是,这里为读者们释疑解惑的“解说员”不只是文字,更是直观图与文字的结合。

一张海洋生物地理分布图,明确指出了金枪鱼中的明星——蓝鳍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地理分布;而张着大嘴、身体发着光的黑腹龙鱼和大西洋长臂章鱼的照片,直观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些“深海居民”在海洋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翻开书,1000多张大大小小的图片就像默片电影中的一幕幕跃入眼帘。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枢在

读过《海洋》后说,该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它“以图解形式描述了神奇的海洋世界,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这正是创新思维的发动机”。

“看图说话”一定意味着浅阅读?《海洋》中各式各样图片包含着丰富的知识,有的用来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有的则是在传递气候变化、污染、自然资源、海啸、遭受威胁的海洋生物以及海洋保护等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许多知识。

然而,图片背后不仅描绘了海洋学学科发展的轨迹,还有历史、人文等学科的影子。如在《比斯开湾》的主题页里,作者就介绍了布列塔尼西南海岸的一个名为古尔法尔的小湾,而这个海湾和周围悬崖峭壁给予了派尔派画家莫奈很多灵感,他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海景画;在热带西太平洋上,如今人们依旧借助星座、海浪和迁徙的鸟类进行导航航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科技分社主任徐世新说,《海洋》所涵盖的信息量非常大,对于一名不太了解海洋的读者来说,这一本书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的知识点。

当人们意识到地下资源不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时,却并未正确地认识到海洋也是如此。而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

如今,水下照相机、复杂精密的声呐与采样设备帮助人们对不断变化的海底面貌更深入的了解,改变人们对海底生命形式的认识,太空的人造卫星帮助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观测海洋并进行比较,而遥控潜水器则帮助人们考察以往开发出的重要矿产资源……这些关注海洋“人们”所指的是科学家们。而在普通百姓海洋意识却很薄弱,只会通过电视平台漏油等诸如如此类事件频频出现之时,才会把目光微微瞥向海洋。

郭颖颖说:“如今很多人说起我国



《中国国家地理自然百科系列:海洋》, [英]哈钦森等著,江文胜、王辉、李旭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的面积只知道是960万平方千米,却不知我国还有近4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对于出版这本书的初衷,郭颖颖说,希望能借此普及海洋知识,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为此,他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愿意让它低价惠及更多民众,让更多的读者能拥有它,去读它,以此倡导人们去了解海洋,了解海洋生物,去读懂海洋,从此不再愧对海洋。

大师亲自操刀

在当当的网上书店里,《海洋》一书上线不久便受到读者的好评、赞叹。而郭颖颖对此表示:“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值得收藏的好书,因为可以说《海洋》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海洋

学,有各自心灵化的演奏风格,可以演绎出无限的精神风光,因此,在科普境界上,我似乎更推崇笛卡尔的“沉思型科学”的路径(宣言是“我思故我在”,信奉普遍性、公益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科学的本质不同于技术,是一种人类的“爱智”,科普也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

因此,尽管有人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使命誓旦旦,言之凿凿,我始终抱有一份愚钝,坚信手中没有绝对真理,时常怀有一份深深的敬畏和期待,希冀科学知音的辈出,如果没有心弦的拨动,没有心灵的感悟,或许知识越多,误解越深。一旦生米冷锅遇急火,“夹生饭”总是难免的。

我的彷徨与徘徊,一半源自遇事自责的性格,一半源自我的专业训练,我的学科背景是医学(中西参半),这门学科曾经被刘易斯·托马斯视为“最年轻的科学”,被罗纳尔德·穆森认定“不可能、不应该成为一门科学”,被奥斯勒描述为“不确定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百年来现代医学虽长足进步,并没有改变疾病谱的“三分”天下,三分之一的病不治也会好(自愈性),三分之一的病治了也不好(不治之本),三分之一的病能够得到治愈或缓解。即使是那些能治好的疾病,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无常法则”依然尾随着我们,难以百发百中。所以,史怀哲深情地告诫同行,我们永远也无法包治百病,我们必须做的只是温暖百家,抚慰百心,安顿百魂。因此,对于每一个科普人,在向公众宣讲医学(卫生科普)时,基调要更加平实,尺度更加谨慎,唯恐因为某人的狂妄助长了公众对于健康的过度想象,对于医疗的过度期待,最终走向医疗观生死观的迷失。如今糟糕的医患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过度承诺的医学科普种下的恶果。

我究竟有怎样的科普底气与功力(依从绝对真理观的傲慢与偏见,与依从相对真理观的敬畏与谨慎)?如何超越知识论(本质上是超越过度功利化的追求)开展国民科普教育?至今依然困扰着我,令我神伤。我需要静思,需要补课,因此,两年前,我放弃俗务回到校园,希望经过一段时期的彷徨和徘徊,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中国人一向是闲不下来的,农民种地,商人贸易,工匠造物,文人读书,莫不是如此。张先生或许揽得事太多,今年五月份眼睛出了状况。虽然引进《台海采风图考》对于其个人来说是件伤神费力之事,但对于海峡两岸的学者来说却功不可没,因为此书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均无标点的纸质出版品,更不要说注释了。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印的是张之杰“点注”,而不是古籍出版物中常见的“点校”、“校注”等。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他自认为没有做校勘的工作,因而不能用“校”字(参见“弁言”部分),很可见其实事求是的态度。

《台海采风图考》共两卷,前有六十七自序(作于乾隆十一年仲春),后有范威的跋(作于乾隆

十一年六月既望)。在文献学方面,关于本书内容、价值,及其与《台海采风图》的关系,张之杰在书中弁言已有详述,或不赘言。那么,对于初获此书的读者而言,除了文献学价值而外,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又是什么呢?答曰:注释。

考虑到本书的读者以文史学者为主,张之杰并未把注释的重心放在文史典故上,而是对文史学者所不熟悉动植物逐一加注。以笔者的浅薄经验来看,对中国古籍中的动植物进行注释,其难度远甚于对文史典故的注释。清代考据大家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虽汇列资料甚勤,然也不免泛滥无涯,未知孰是。

虽然张之杰从文献学角度认为此书的主要价值不在博物学,但是陌生的读者初读此书时,仍不免为书中大量古怪的动植物名词所吸引和困扰。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数十年,尤精于生物学史,注释此书可谓拿手好戏。除了两种植物未详何物外,读者每遇古怪的动植物名称,皆可在注释中寻其现代原型及其产地或传播情况。例如在注释卷二“含羞草”条时,张之杰列入了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指出其“原产热带美洲,明代传入中国”,其名称系由“见笑花”雅化而成。读者或许对含羞草无略知一二,但是对以上两点补充应是罕有听闻的。优秀的注释是对原文的补充,甚至再创造。相信任何以博物学眼光通读此书而无不解的人都有此感受。当然,注释部分也有几处值得商榷地方,试论如下:

该书卷一正文22页注17:“给谏,唐宋为给事中,与谏议大夫合称,清代为给事中别称。杨二酉为御史,非给事中。”按,杨二酉在台时虽为御史职,但离台后曾擢升工科给事中,兼英武殿执事,后又任兵科掌印给事中。按照古人称引人物一般以最高官职为准则的做法来看,正文称其为“给谏杨二酉”似无不妥。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我退休后有如出笼之鸟,什么都想尝试,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得多。退休后在两家出版公司当顾问,到世新兼课(每学期两门课),此外又经营社团、搞广播、担任两所社区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召集人、为刊物组稿、出席研讨会(每年2-3次)、发表文章(每年3-5篇)、写作专栏(目前还有一个)……对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的确太过分了。”

一部跨越两岸的科学史著作

芦笛



《台海采风图考》原本

《台海采风图考》,清)六十七著,张之杰点注,台北:兆晨影印行,2011